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歲次戊申金太宗晟天會六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揚州

丁亥詔録兩河流亡吏士又於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中興聖政詔畧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皆因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際有以城固守不下則襃載信史夸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收係 臣留正

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親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扞賊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之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人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朝散大夫陳瑊知建州瑊瓘弟也時建州亂軍甫定故更命瑊守之　直龍圖閣知德安府陳規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免罪公憑給令歸鄉井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内陳智

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　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尹忠臣徐庚同根括鄭良竇貨以聞初廣東帥闕轉運使直龍圖閣陳述攝行帥事述所為貪酷朝廷命顯謨閣待制陳邦光知廣州至則發其姦贓遂詔廣西提刑司劾治始述以御史出使有訴廣東西漕臣右文殿脩撰鄭良姦利者朝廷即以述為代使併治之良英州賈人素事宦者以進獄甫上而良死籍其貲以鉅萬計述頗私

有之御史以為言故有是命會庚亦奏述贓狀且言其賊殺不辜以百數述遁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既而送獄窮治述坐除名英州編管死貶所邦光石城人也述陳

事見王明清揮麈後錄而不甚詳日歷全無首尾今恭考脩入述除廣漕并罷免史皆不見靖康元年十月述以監察御史使嶺外不知何時改除建炎元年十二月庚辰除都官員外郎尹忠臣為廣東轉運判官此必代述今年正月丁亥令徐庚同根括二月辛酉又除右文殿脩撰趙億為廣東轉運副使當是代庚四月甲子庚述互奏詔押述赴勘八月乙卯立賞捕述自後遂不見行遣今以明清所記增入明清又云述鞫治良施以慘酷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勑勑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除名英州編管

縱步所寓僧舍廊間覩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按洪邁夷堅甲志良字少張英州人邁父嘗貶英州此必不誤明清云良任至秘閣脩撰宣和詔旨良七年自秘撰陞右文令從詔旨但甲集稱良建炎二年代還復以他事為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與日歷不同當考

戊子女真萬户尼楚赫陷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于方城因將其軍偕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脩撰劉汲攝守事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時中原俶擾汲初

受命即遣家屬還鄉益治兵為戰守計至是尼楚赫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汲除安撫使汲家傳云為京西轉運使高宗即位就拜右文殿脩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日歷亦於九月壬寅書劉汲知鄧州今按趙甡之遺史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權帥與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賜謚狀亦云權京西安撫使則是甡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汲死於直龍圖閣而家傳云陞右撰必得其詳令從家傳語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久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感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兵馬都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靳儀以兵八

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犄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陴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鬬敵為却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蓋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樂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太中大夫後謚忠介趙甡之遺史云汲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為出奔為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今從家傳甡之又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赫乃陷城而家傳所書差詳今從之

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

統羅索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陜府歸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巳丑直祕閣謝貺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侯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貺得而上之詔兵

部鏤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遥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　戸部侍郎兼知揚州吕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刼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

鈿椅桌於市中焚毁萬姓觀者莫不悅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淳返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黄潛善曰誠如聖訓　詔併真州榷貨務都茶場于揚州以行在務場為名以延康殿學士同專一措置財用黄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故也潛厚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倍議者誚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棐論潛厚四罪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因事附見去年九月庚戌張慤自作酒肆或與相關當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

鴻慶宮劉安上卒安上永嘉人事上皇為給事中　是日金人侵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弈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撤去城中吊橋開掘陷馬坑都人愈恐澤聞召衍等欲斬之與遺事不同附傳恐誤澤益選精鋭數千助

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瓌請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熈寧中既罷諸科而獨存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號新科崇寧初併其額歸進士至是瓌以法官闕人為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參考

朝請郎李陵守尚書右司員外郎陵龍泉人也　秘閣修撰呂源為兩浙路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

升卿子也升卿晉江人故贈寶文閣待制既而中書舍人汪藻論源以背結林靈素孟昌齡梁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稹而陞延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二小子擾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　朝奉大夫謝亮行尚書主客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童貫軍因得調宣和末用為尚書郎至是懼當討論乃求使絶域遂有是命　詔應崇寧以來諸寺院改為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尚書董耘自布衣諂事童貫陛下總師濟鄆寅緣獲進蓋有所自尚書髙選耘邪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　廸功郎御營使司准備使喚周公彦言今兹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黄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為也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　停宫人崔穆復朝奉郎穆張閤子

揖也大觀間蔡京責太子少保閣為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憾之開封尹盛章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穆母沈氏訴于朝中書侍郎張慤因白其事上曰抱寃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此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彥㮚壇望拜之禱乎閣河陽人也　移揚州宗室於泰州高郵軍命秘閣修撰趙令𢥠（苦謗切）知西外宗正事主管泰州宗子皇叔洺州防禦使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

子令應燕懿王元孫舒益公世逢子（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圖惟圖生楚安禧公從信從信生世逢）士從仲湜子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謚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　盜據宿遷縣（日歷無此今以正月十五日臣僚上言增入）　是日發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于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其使入城招諭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巳時攻城城破

雞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叅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為忠顧死無益奈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于城外尼楚赫折箭為誓遂入城操河南人也

乙未詔自令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叙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贓吏甚衆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　初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東平

府兵馬鈐轄孔彥威與帥臣權邦彥不和彥威嘗私宗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既而彥威更名彥舟聚衆漸盛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黄州圍其城守臣趙令峸率軍民拒之凡六日乃解此據隆興元年七月本州乞為令峸立廟狀增入它書蓋無有也狀以為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故附此日

丙申金萬户尼楚赫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雄翔燕山人也趙甡之遺史曰先是靖康初金人入

河北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筭聞亂即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人亦頼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内雄翔甞與彥明曰國家忘戰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遼事初動時若國家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遼馭之有道猶可支梧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入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丁酉朝議大夫李揖行監察御史　是日金人陷房州

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循襲前轍保

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之罪軍曹司等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　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機除名象州編管坐開邊隙也　是日羅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嘗為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亟繕城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

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至境重不知所為貽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陜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逮羅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祕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鋭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尚餘親兵百人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趙甡之遺

史云重自縊死今從劉岑所作墓誌陜府西路轉運副史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嘔血誓衆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感其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殁也李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重資政殿學士建中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皆謚恭愍宗閔右武大夫貴州

防禦使後以孫貴謚忠介宅贈官推恩有差宗閔沂中大父沂中已見元年正月辛卯會要云宗閔靖康間爲永興軍路總管西北番兵併來攻寨全家被害此蓋其子震死事會要誤也景詢懌孫懌雍邱人故涇原路兵馬都監介直有守尚氣節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景詢獨不屈坐罪循州羈管議者多之忠孝達于嘗事伊川程頤授其易與中庸大學金人至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被害熊克小歷以謂爲本府通判蓋承會要之誤日歷紹興三年四月庚戌宣撫處置司奏狀亦稱永興通判曾謂死事不屈或是未受命也汪藻外制集又稱謂除轉運副

使恐太
騋當考

已亥秘閣修撰河南尹西京留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為叛兵所殺初金至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間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猷閣待制後謚忠愍　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日歷會要夢得並自待制落職按夢得去年已復舊

職為雜學士不知何故 先是言者論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

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分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

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憲臣所制除鮑貽遜槍

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掎角不知

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請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

降汝文為顯謨閣直學士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陜西撫諭使兼宣諭使持詔

書賜夏國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為太學博士偕行亮兼宣諭

日歷不書此以亮紹興三年九月十六日乞差遣狀修入何洋事迹不見它書今以通義志增入志云奉使西夏加太學博士使還循承直郎未幾再使樞密張公宣撫川陜公為屬從入關中按史西夏未嘗再遣使洋蓋從亮行耳云未幾再使者當是建炎三年亮從張浚至秦州准備出使而洋又與之俱其實未嘗出疆也今略修潤附入

朝奉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進秩一等以喬仲福捕斬李昱東應副錢糧有勞也東後為劉豫偽相故於此著其始

金游騎至京城下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黄州引軍東下

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絶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頡妻滎氏為賊所得滎氏厲聲罵賊為所害滎氏𪟝女弟也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棄城去時秦魯國大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上將軍愕為賊所戕頗掠其家人而去王明清揮麈録載此事甚詳曰歷正月戊辰張遇寇江寧府劉光世破其後軍追襲至江州湖口縣大捷此據劉光世所申非其實也

辛丑入内内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陜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黄潛善汪伯彦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彦之罪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輙言大臣故有是命日歴不言成章得罪本末但坐批旨云輙論大臣令以趙甡之遺史増入馬伸劾潛善章亦云成章縁上言遠竄則甡之所云當不妄也按史成章南雄州編管而甡之云貶吉州當考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爾

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為非宜況其未必有益而常至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為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為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為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為非所當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内侍毁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輙為之譽者亦豈免妄言之罪或毁或譽俱不由于左右近習而以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善乎　右文殿修撰鄧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悦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

士宣政間仕至殿中侍御史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張慤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於朝除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厭其頻數皆拒之豫痛憾而去此據楊堯弼所作偽豫傳增修日歴不載豫濟南之除按紹興以正月己亥除知濟南辛丑仍舊除知興仁故遂附見但豫傳以為豫為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此則差誤據史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不知何時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也今畧刪潤令不牴牾是

日金人陷鄭州通判州事直祕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中墜馬金兵剖其腹而殺之後贈五官為朝請大夫官其二子伯振靖康末為鄭州司録事捍禦有力故就用之至是金圍城八日而陷此以紹興元年六月戊寅其家乞贈官狀修入狀云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城陷故係此日

癸卯直龍圖閣黄唐傳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黄潛厚之除延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而唐傳行詞極其稱美故潛善擢之唐傳初見元年二月其遷中書舍人日歷不載而後省題名繫之此年八

月按史今年三月壬寅康執權除起居郎執權旣遷五月乙卯又除周望則唐傳之遷不容在八月矣馬伸論黄潛善䟽云一日遂三舍人乃取諸孳小以掌絲綸而無唐傳名則唐傳之遷又當在其先不知何以不與策士之列皆不可考張澂劾潛善䟽第十三事云中書舍人黄唐傳行潛厚誥詞云云潛厚以去年十二月遷延康其出誥當在正月不知唐傳已為舍人或但以左史攝行也今併書之更俟參考　是日金人陷濰州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侵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㝡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此以紹興六年三月周聿乞贈官及閻皐保明狀修入狀稱建炎二

年正月十八日城陷故繫於此日守臣奉直大夫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此以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浩姪貽冑陳乞死事推恩狀修入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奉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承議郎張侃知千乘縣丞廸功郎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一子完顏宗弼至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濰去羅索自長安分兵侵延安府會鄜延經畧使王庶在鄜州寓治於是敵陷府東城權府

事劉選率軍民據西城以守趙甡之遺史作權府劉洪據今年十一月城陷時權府乃劉選疑甡之字誤

甲辰直秘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愨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允之除直龍圖在二月壬戌時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廵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叅

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詰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受招其所剌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剌填諸軍闕額上許之

乙巳新除中書舍人孫覿充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初覿有除命即上疏辭且言在靖康中首論蔡京蔡攸罪

狀又論蔡行父子棄官而去又論李綱不知兵太學諸生誘衆伏闕為亂大臣之政專務姑息於是京攸之黨逃棄官守之人行營司官屬太學諸生朝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積致中傷以陷大難乞一宫觀差遣故有是命日歷三年正月己亥再書觀與郡恐誤　中奉大夫耿自求行都水使者自求河南人也　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為獻上手札付三省曰朕不忍燒

假物以誤後人其遺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丙午武翼郎閤門宣賛舍人單世卿提舉荆湖南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時揚州有稱頓放御前金玉而占官屋者浙路有稱御前收買海味者上聞命有司劾治之仍令尚書省榜諭

丁未詔曰自頃姦臣誤國邊隙既開兵禍及於黎元烽塵暗於京闕軍以傷殘而散潰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朕駐蹕淮甸欲還故都興言

及茲痛憤良切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幬監予止殺之誠一應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著此為宗澤論詞臣失職事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為之也從而殲之不為無罪要非先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詔之頒勉其遷善之意諭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于頑民庸殺而姑教之且曰我惟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為亂而我不哀恤之不蠲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

威命明德同于友民忠厚之風詩人歌之竊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北京留守兼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奏磁洺解圍詔尚書省榜諭遂以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洺州士琣為洺州防禦使士琣復洺州見去年七月甲午其除洺防日歷不書附傳云明年移蹕揚州以功轉洺州防禦使當在此時故附於捷奏之後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案此句以避宋仁宗諱故改貞為正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

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溥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徯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孫子之情臣竊謂陛

下若於二月間詔勑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
來歸九重强者當竭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
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書曰時哉
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
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騷擾百姓熵摇不能耕
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
中雖有臯䕫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
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

憑姦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勑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畆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取進止遣開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此係澤第十二奏張嶼擬留守司請回鑾表習祥而征自潛消夫彊敵振旅以入宜復幸於輿區敢控忱誠仰干睿聽竊以衆人以宴安為意咸思克定於厥家王者撫艱難之時盖或

不常於厥邑是以漢祖之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於河內皆匪定都之會實為行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宮室庫陋弗稱於九重而井邑夥繁粗羸於七校況官寺之有所復廟祏之已安儻回曦馭之臨允慰斯民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鑒瀆武之無庸知從政之盡濟詔太僕而効駕命髦頭以先驅回軫旋衛壹賜經行之錄復勞休士聊稱告至之觴

己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赴行在仍於大散關置關使二員自今官員入蜀審驗告敕無偽者聽過自兩河失守兵官之敗散者多在興鳳間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禁此事日歷不載今以建炎三年十月戊寅

利路轉運司申樞密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竢見當罰人數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指揮侯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

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青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　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為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

兵四刼扈從者危懼户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頥浩帶御
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
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彦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
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
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
敏既坐論忠厚故從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朱勝非言
陛下即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觀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

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珏不書録黄殿中侍御史張
浚章繼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
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
臣恐海内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慮
敏復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
今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
謂恩不用臣言而還其官非所謂賞陛下一舉而三失
之矣況陛下事大母猶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則從之其

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蓋有天下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成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矧中書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於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貪榮冒寵超擢詞掖則不移之愚難聽之語又復妄發其獲罪愈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中書侍郎張慤流涕言曰陛下政事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居論思之職

至今諫官卧家幾月有傷公道臣竊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戆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陛下從戆言宰相黄潛善知樞密院事汪伯彦亦言忠厚當换武陛下儻重違太后意即請以言者論䟽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為謀則兩全矣既而太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諭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為待制仁祖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

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師乏糧出榷貨務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召江淮兩浙商人入中時京師米斛十二千上聞之故有是旨

是日金人焚鄧州初上既用李綱議營南陽於是截留四川輕賫綱及聚芻粟甚衆城破悉為金有金又需百工技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諭曰大金欲留兵十萬屯於鄧

州爾當供其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地尼楚赫曰爾曹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它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令竭城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黄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中塗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黄潛善汪伯彦誤國十罪不報此據趙甡之遺史其書未見

詔非汎假日並權住吏不休務候

邊事平息依舊用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呂仲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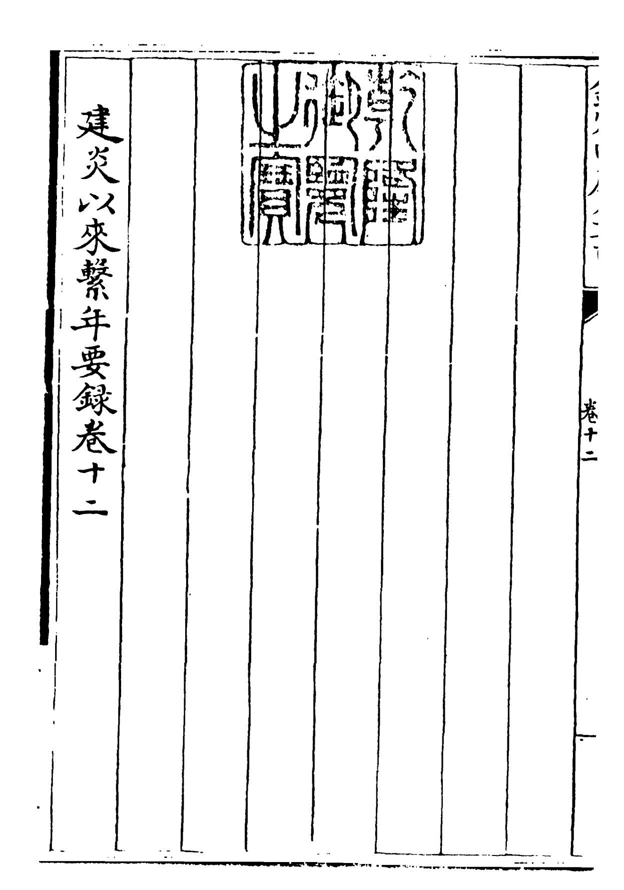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乍募不習戰鬭動輙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戍河北稍習邊面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合為一軍則兵勢稍衆可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是月太學錄万俟卨為樞密院編修官卨陽武人也此據樞密院屬官題名及墓誌　金人陷頴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来侵默乞退保郾城既而廵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為詞紿默暫歸陽翟乃妄申留守司言默逌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府事默大怒劾于朝未報俄金人再至頴昌默被殺澤乃假祖德直秘閣知頴昌府頴昌之陷諸書不見今以紹興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章

蹤修入不得其年月故且附金人破唐鄧之後更須詳考

羅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南侵時甞以金肅河清畀爾今誰守之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鄰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

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枝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旻人竟不出此據趙甡之遺史附見甡之以為春初事故附見此月末　時金主晟居淶流河御寨而左右供奉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採薪為名盡置長柯大斧欲劫晟入山據嶮然後結集南兵挾之渡河以為質既而為其徒所告首謀者皆坐誅遂寢此據趙子砥燕雲録修入以洪皓記聞考之當有是事皓所記附三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汪　森

謄録監生臣陳　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録付史官從之 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為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 時金已陷青濰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秘書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尚書路允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薦郭太冲事以為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　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　是日金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

是無主将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金游説何面目見人邪捽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将皆服

戊午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耿南仲係淵聖皇帝二十

年宫僚免過嶺移臨江軍居住　詔諸路有警報鄰近三百里内州軍不拘路分互相策應用宣教郎馮鐸請也　劉衍自滑州引兵還汴京　是日尼楚赫陷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

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尚書户部侍郎兼知揚州吕頤浩遷户部尚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尚書仍兼侍講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闕員周武仲獻之

吏書予在翰林王賔元将中司同司讀講元将經營甚力至一旬九對或一日再對早朝以中丞職事午間經筵留身予與獻之累遣指摘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将忽遷刑部頗不樂謁告十餘日上遣人敦諭始起又數日予忝右轄之命按史路允迪以二月丙辰罷簽樞王賔除刑書前五日勝非所謂政府闕員當指此也然實不在春夏之交勝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此已遠亦不應云又數日予忝右轄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賔已不在中司勝非小誤時冦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将帥强兵

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為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乞循舊以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尚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為相

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體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繹儻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議遂寢此以武仲墓誌及勝非閑居録參修不得其時且附武仲遷吏書之後

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彦暉並奪職始用元年七月己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脩年與其

弟顥謨閣直學士億年至行在皆用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為言不報王賔之長御史也又疏言之从之乃有是命獨億年以進士甲科領職如故脩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中子也　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軍民五害如經制司拋科灰塼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此事去年八月己卯李綱罷相後黃潛善等已將指揮住罷不知何以依舊勸誘不已疑是黃潛厚又有中明當考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㪷者

又朝廷所須郡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錢以償監司巧為撝設之名務收恩保家由此揺動軍情愈益驕恣望特下寛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寛民力先是翁彦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脩城塼數百萬其人踰庋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塼江西提㸃刑獄公事留怙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直孺以為言詔嘉奬於是諸役並罷　祕閣修撰新兩浙路轉

運使吕源知揚州直秘閣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路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范冲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冲正月癸卯自虞部員外郎除湖北漕今併書之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　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張頡直秘閣頡滕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原城破不降為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宇文虚中復中

大夫乘驛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絶域也虛中之貶也
上疏自陳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誓書皆
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邈收召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
平仲刼寨失利金人復攻城翌日得㫖宣召微臣入對
被命出使明刼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奉陛下還闕當
時所與物止韂帶四百條水銀硼砂十許斤而已若不
剖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入
不報至是始召　鴻臚卿康執權為起居郎　尚書禮

部員外董逌為宗正少卿逌在圍城中權國子祭酒不知何以獨不貶謫恐是靖康間已權當考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自熈寧初𫝊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保靜軍承宣使

宣教郎蘇符為國子監丞符軾孫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尚書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侵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

要必争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将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延世等齎降詔命車駕将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欵洊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睿眷矜憐特賜田鑾之詔愚忠戀慕倍增傒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

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皡皡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蔥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阼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謂京師為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揺動謂

父母自合依歸玆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兵戈之擾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

時楊進初以軍降澤澤奏於上授進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充留守司統制（日歷進補官在乙丑）

降授宣教郎充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特遷一官先是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盤據合肥境內舜陟至即退保舒州之投子山縱兵剽掠朝廷患之遣將趙俊討捕俊大衂舜陟曰文

舜旣敗王師勢必熾不若以誠招納比其來又可用何至以勞兵也乃遣介招之文舜聽命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光蘄壽以被圍舜陟命文舜及其將悉破之得勝所取列聖御容以歸張遇自濠州掩至梁縣遠近震讋舜陟命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果結栰渡河伺其半濟而擊之遇敗去此據沈長卿所撰記增入以時考之皆建炎元年事不得其月日且附此俟考

朝廷以舜陟措置民兵防扼有勞故有是命

丙寅光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充樞密院都

承旨　朝奉郎周離亨充京城留守司叅謀官離亨宣和六年八月除起居郎七年正月責監烏墪鎮税務未知今自何官除當考

丁夘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進士胡昭特補登仕郎何烈王彦詹至並將仕郎用從官部刺史薦也先是詔舉草茅才德之士得昭烈彦至朱敦儒等五人令中書省策試敦儒河南人靖康中嘗召至闕命以初品官與學校差遣辭不就至是淮西部使者薦其有文武全才乃再

召之敦儒卒不至昭潭州人彥江州人至撫州人也烈已見元年正月丙午　按原註無元字查元年正月十六日有諸生何烈上書今補入時烈所對策用廷試體稱臣上以烈疎遠寒士不知體式命一體推恩故有是命　朝散大夫知濮州楊粹中直秘閣以金人圍城固守不下也

己己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

撝再戰死之後二日至滑州與金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即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撝喪以歸為之服緦厚加賻䘏仍請於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録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至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秘書省正字胡珵挾諂媚之姿躬姦回之性沾沾可鄙自託

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隂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為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理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閧然幾致召亂按理罪狀天地不容顧褫奪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黨不忠之戒理是月己卯勒停詔自令犯枉法自盜贓抵死者籍其貲時議者以為贓吏之盛所在填溢顧明詔有司應緣贓得罪及曾經按發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貲

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與失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或謂當今使貪使過之時恐難以槩廢竊謂貪贓之人惟可用於軍旅不可用於臨民況其天資好賄者雖死不變借令才力可以辦事而結怨民心為害甚大上酌其言乃詔贓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秘書監李朴卒朴贛縣人少力學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為虔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靖康初自外五遷為國子祭酒以疾不

能至上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會卒年六十五贈寳文閣待制官其家二人朴操履勁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其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用諫官李處遯疏也處遯言後省比試四方薦士而何烈用廷試策體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以罪則可矣而臣子戴上之分詎宜如

此望将烈黜落併正元考官鹵莽之罪詔降烈為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遯淑孫也淑彭城人參知政事若谷子仁宗時翰林學士按史處遯宣和七年十月自朝奉郎京西北路提舉常平與郡未知今為何官其除諫官日歷不載以馬仲効疏考之恐是與張浚同命浚此月辛未自殿院遷侍御史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論事為黄潛善所惡故因事斥之　起居郎康執權兼權中書舍人　詔建州作過軍民既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尚書省降敕榜曉諭用知福州充本路兵馬鈐轄江常奏也

癸酉尼楚赫陷蔡州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秘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於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為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佅儒不知為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間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内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

憂念屏絶聲樂近緣内侍官失於撿察仍帶前項可㪺罷更不差置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尚存心猶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聲樂豈非誠意也哉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獘以為所借皆給使伎術下至屠沽之人望委逐路憲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申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義七十錢並籍定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

州縣監當等差遣㑹立邊功或捕盜有勞即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毁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此事雖極細不足辱書然軍興備補之弊至今有之亦足為公私之蠧故摘取備入　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之直秘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於朝故有是命日歷不書剛之除職按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乞贈官狀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秘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

之先是子韶為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於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半歲尼楚赫侵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墓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

為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子韶子誣兄也按子韶死事甚偉而日歷乃無一字及之獨會要畧載其卹典今以楊時所作子韶墓誌脩入趙甡之遺史云金人侵陳州知州向子褒固守第三將岳景綬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褒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按陳守乃子韶甡之誤記也甡之記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從墓誌

金兵既去陳蔡東京留守宗澤檄知尉氏縣陳長寧權淮寧府武經郎張甚權蔡

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閻孝忠已罷去郡人詣部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此據趙甡之遺史按此時京西南路帥臣劉汲已死監司權提刑陳苻一人當考

丁丑詔諸路帥司以所部禁軍數聞自軍興諸路不奏兵籍故有是命　國子祭酒黃哲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歐陽懋試衛尉卿懋修孫也修廬陵人嘉祐參知政事　朝奉大夫向子諲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　奉直大夫致仕王眖特補朝奉郎以將

北使也初開封人劉廷者嘗從張懷素倡左道於真州懷素敗廷即國門外亡去至是更名誨上書自薦願應募使金國召對以為宣教郎王明清揮麈第三録云誨願使金補京官直秘閣以行而日歷誨除職在明年七月丁酉明清恐誤假戶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䝉假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副之䝉本醫工初以進頌補從事郎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追奪上既遣䝉命復舊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有是命誨䝉至京師留不進黃潛善等奏趣之上曰朕觀誨等稽遲如此益知王

雲忠義乃命趣進王明清揮麈録云思陵中興應天誨上書出使而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上即位之二年遣劉誨奉使金國則非應天所遣也趙甡之遺史誨行在宇文虛中之後按虛中以五月丙申受命而王眖以二月丁丑補官則誨行在先蓋虛中以二月壬戌被召復官但未行耳遺史恐小誤三年正月乙丑使還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為單州團練副使南雍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㲄置獄京口究治得情上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官安置先

是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亦以失守待罪前一日詔以伯言當殘破之後到官未久大盜遽至而伯言不出府界保聚軍民量貶二秩鼔尋遷右司諫此以日歷及王明清揮麈録餘話參脩子䜣傳擬事已見元年四月壬戌明清所云雖無他書可以參考然以建炎三年胡寅封事觀之不為無據鼔遷諫官不見於日歷諫院題名在今年春附傳亦云鞫獄還稱旨遷司諫今且附此俟考

己卯詔秘書省正字胡珵交結權要傳導風指諷諭狂生扇揺國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編管用張浚

章疏也浚疏已見是月辛未遷侍御時按日歷浚此疏尚繫殿中御史蓋其未遷時所上或者黄潛善先遷浚而後行出也今各附本日　朝奉大夫新通判虔州劉正彦為武徳大夫威州刺史知濠州正彦初見元年六月庚午初御營都統制王淵為熈河經畧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也正彦自閤門祇候易文資至是援舊恩從淵求官淵薦諸朝以正彦應詔使絶域故有是命未幾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真定府

路馬步軍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寧德軍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會要淵建節在去年七月平杜用之後日歷亦於八月庚申書揚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而此日又書之且有制詞按野記及熊克小歷皆云淵平杭賊還建節今附此更須詳考

禮部請令曾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　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承莆田人也

初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為金所執因之真定事見去年四月甲子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歸北義

而赦之欲授以官櫎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即得食願為酒肆以自活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櫎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辛巳寒食節櫎偽隨大姓送喪携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梁氏子為人摘茶櫎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風響應願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

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以平張遇功加檢校少保　詔募河南北淮南士人有名籍者為振華軍以六萬人為額即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衆毋得過三分皆於左鬢刺某州振華四字　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奏詔脩羅城是月始畢城周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竒

初羣盜龔德韓清乘金人南侵嘯聚不逞出沒於汝洛之間有衆萬人屯留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留守司

統制翟興以輕騎襲之一擊而潰德為興所擒清脫身遁去獲財物甚衆皆給麾下婦女數百悉縱還其家金人既去鄧州有廵檢官陸萁者自羽山率其徒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攢司譚究脫身南遁鄉人之奔竄者推究為首間關渡河屯灰堆山究聞敵去引衆殺陸萁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因授究武功郎知鄧州　羅索既陷同州繫橋以為歸路西陷陜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畧使李復生降陜右大擾鄜延經畧使王庶檄召河

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響應旬日間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廸种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彦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彦仙時為石壕尉陜府既下彦仙獨不去民知彦仙在稍稍至彦仙因以軍法部勒之於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彦仙初見元年三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三月按是月乙酉朔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為資政殿學士寶文閣直學士北京留守杜充為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未暇讀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

大慚一日天雨紙錢於營中厚約寸許人皆以為不祥明日與金人戰于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此不得其時因除職附見按充今年七月甲辰自降充顯謨閣待制復密直移東京未知何時降職或緣此敗也但無書可考耳

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踵起建炎初勅榜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詔見正月丁未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䟽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

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髙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滛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強敵稱兵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刼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

真主矣萬世永頼實天祚明徳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逺若近並無盜賊洎陛下偏聽姦邪與敵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强盜如蝟毛起如蜂鬨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囷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逺無所依歸遂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祗授降到黄榜詔赦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觧體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

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為刼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强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横肆敵兵自然得勢强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厚德滲漉

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

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巳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
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
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
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
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　時有王策
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笯
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契丹
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以刷社稷之耻策

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熊克小歷云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與宗澤遺事不同今不取

天章閣待制知東平府權邦彥陞寶文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楊時兼侍講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糧絶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光配饗當求降旨日別書之且附此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為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為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墮淚此據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所奏附見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

以得名者乎盖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熈寧間王安石創行新法光每事以為非是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絶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禀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吏望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官討論申本院財用委户部討論申提領措置官官吏委左右司郎官討論申本省宰執參定取旨後不果行　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　中奉大夫聶宇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　朝奉郎許亢宗知壽春府朝奉郎李光知江州亢宗樂平人靖康初

為起居舍人光已見元年六月甲子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為相引蔡黨為助遂除亢宗右史光南榻淵聖察其朋比故因言章罷亢宗而逐光天下皆知其為蔡氏如谷永之附王鳳也乃詔亢宗光並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二人得祠在此月乙巳直秘閣向宗恕知真州宗恕敏中曾孫也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蔭補親屬必於狀內稱其人或習韜鈐或使弓馬委

自本州先行閲試然後保明申奏補官用議者請也

尚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勒停初汝礪奉詔劄刷四川歳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嶶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温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于淮甸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宫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偫豐備安有六騑在行

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饟軍食而謂吾人恐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令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法原等怒共奏汝礪騷擾生事汝礪亦奏刻剝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銖與法秤合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為言而有此命

譚纂撰汝礪年譜云尼瑪哈輕兵趨淮甸金人入城潛善先騎馬走公賦黃花看欲落詩以譏之黃見之大憾有排公意按汝礪文集此詩敘揚州失守事當在明年蓋停官後所作非潛善見詩而排之也今不取

已亥東京留守宗澤復上䟽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澤遺事云時京城内外所屯兵凡一百八十萬人恐未能實及此數今但云百餘萬人更俟考詳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百餘皆脅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詔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䟽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

言危行是用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禄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天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

寢廟為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屠刼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尚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

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時上遣中使譚燦賫詔書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葢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茍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

然如故以致収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強敵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敗歸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慮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憸小人自為

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强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彊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為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為姦臣坐

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横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强鄰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三復之臣今遣傔吏呼延次升及臣之子頴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書叙說所統軍兵有海内㧞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

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孑孑為偏覊之事乎兹豈愉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為可防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為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盖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欣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

位丕承則兆民騷騷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強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懾怯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即日整促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祗備扈駕歸御京闕毋使羣黎百姓齎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又表曰臣言屢奏囊封疊干宸扆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于嚴誅謹攄悃愊之

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庥中謝竊以京師為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踈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寔簡編之成理盖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阼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由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賛主上遠父與兄乃廵南服助姦臣贖増與子欲棄中原百為秪肆於誕謾一事罔由於誠實迹

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求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澤霈端門之赦歡洽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無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陝西諸路選鋒都統貝勒羅索入秦既得秦川隴右大震熙

河經略使張深厲軍民為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十人騎禦之自千秋濆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會惟輔舞矟刺其先鋒將貝勒哈藩明庭傑吳玠功績記云惟輔刺其帥哈藩大王張鈞績中興忠義錄作黑殺大王二書不同張滙節要云建炎元年尼瑪哈以萬戶羅索為陝西都統又以萬戶薩里罕貝勒哈藩副之即此人也　按哈藩名今改正姑存原註墮

馬死敵為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聞羅索退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上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為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閤門宣贊舍人張遇軍萬人赴西京左副元帥宗維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還西京之民於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衆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留守宗澤言於朝即以進為閤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趙甡之遺史翟進與摧京西北路制置使畄便遇金人於福昌及三鄉間苦戰終日金人敗北興進取龍門路以復

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于龍門石道中與進麾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轉戰奪長夏門以入與金人巷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馬坡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伺興進麾下斷河橋自是金人稍稍退去按進入河南因尼瑪哈之去乘虛取之所謂轉戰之兵恐是金人所留小將耳今附著此更須參考　宗維留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進相持既而深以功陞端明殿學士

癸卯京東東路轉運副使權知青州柴天因兼權本路制置使初葛進之掠濱棣二州也其衆皆面刺字曰不

負趙王以示忠赤進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都人中進士第靖康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為金所執進攻潞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喪進假洪道起復朝議大夫直顯謨閣為統制司計議官權知青州言於朝乃改天因權制置使而以洪道知青州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趙甡之遺史洪道嘗監六部架閣庫為金人所執進得之言於東京留守杜充以洪道知青州按史洪道久歷清顯此除乃出於朝命又杜充亦未在東京皆本誤也今修潤令不抵牾洪道三年正月始至青州

河東制置使

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郢州守臣席益請之也

丙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㮚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庭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時㮚已没於金而朝廷未知昌亦為絳人所殺久矣過庭四年六月昌紹興元年四月癸亥㮚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假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應誠景宗曾孫景宗郾縣人章惠皇后弟仕至建寧軍留

後宣和間嘗為部使者至是為安撫使翟汝文所抑不能堪乃應詔使絶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鷄林以圖迎二聖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詞以對決辱命取侮遠方臣已檄明州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自杭州登海船以往健海州人時為太學博士　監察御史張

守守殿中侍御史

辛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瓊自京西還朝廷令屯真州剏造戰船故有是命　詔前降蔡京父子及王黼恩澤授官本宗有服親不許注授親民差遣指揮勿行前旨未見　初金國知樞密院劉彦宗建議試河北舉人於燕山傳檄諸州搜索又蠲其科役以誘之命官即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南人以經義詞賦

及策論是日始揭榜得者甚衆彥宗云第一番進士寛取誘之此據趙子砥燕雲録張滙節要云靖康元年冬劉彥宗勸斡喇布試真定儒士七十三人授以恩命與此不同按子砥此時在燕又其所記頗詳當不妄子砥又云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二十八日引試南人三月二十七日開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七十人取五百七十人並皆推恩恐南人就試者無緣有如許人必子砥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陜州初彥仙旣聚兵會金人用陜降者守陜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趨陜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陬因所納士以入金兵

敗棄陜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彦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耶事聞即以彦仙知陜州兼安撫司事彦仙以信義治陜不營毫髪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彦仙得陜州乃以其衆來歸願受節制彦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邵興初見元年五月末三門鎮屬平陸縣信王榛既倡義起兵即遣使聞於朝猶慮其不達乃與武翼大夫趙邦傑留居五馬山而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赴行在榛奏

略曰自金人刼遷二聖舉族三千餘口悉驅而北臣至慶源府譕竄得免今在五馬山臣竊見邦傑與擴累與金戰皆獲小捷其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金營頗知其虛實敵今稍惰皆懷歸心且屢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東十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約十餘萬力與敵抗但晝夜暴露民事失時羣皆困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借補官資使忠義之徒竭節不變惟望朝廷早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敵用則

河南難保宜乘此時速取所失州縣以副民望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二聖播遷之難於布衣小官中選其先公後私為國家效死之人付以事權即下明詔委臣總大軍與諸寨鄉兵約日齊舉决見成功仍給空名誥勑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印付臣佩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憚况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父子其憂國念親之心恭想無異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先以其疏附東京留守宗澤以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四